



我們常說希望孩子心理健康，但是到底怎么做孩子心理才能健康？不懂心理的家長可能覺得無從下手。

培養孩子的心理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原則和方法，比如不要壓抑孩子，不要給孩子過高的要求，不給過大的壓力，形成合理的習慣性思維等。

其中最簡單的一個原則是：不要讓孩子帶着糟糕情緒入睡。或者說，及時幫助孩子緩解不良情緒，不要讓它積累。積累起來了，可能會爆發，可能會扭曲孩子的性格或心理。

一位初中女孩和父親發生了衝突，究其原因是父親要求太過死板，強逼孩子按照自己的要求來。孩子很生氣，摔了碗，然後拿起碎片使勁在墙上劃。父親震驚了，認識到自己的方式存在問題，意識到問題的嚴重——可能會發展到自殘，所以和孩子道了歉，孩子也向父親道了歉。不過，父親要求孩子以後要克制，不要摔東西，不要劃牆。媽媽在我這里諮詢，我告訴她：孩子生氣了，有了劇烈的情緒，不讓她以某種方式發泄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引導她用其他無害的方式發泄，比如摔枕頭、布藝玩具等，宣泄出來，不良情緒就不會醞釀發酵。這種情況下，父親道歉和及時引導孩子宣泄是需要的，不要讓孩子帶着糟糕的情緒入睡。

還有一個事情，孩子因為在家里做實驗險些釀出事故。母親當時很生氣，覺得很危險，就大聲批評了孩子。孩子覺得媽媽在吆喝她，就和媽媽吵起來。媽媽想治一下孩子，幾天不理她，也禁止她在家里做實驗。不過，孩子喜歡做實驗也是好事，不能禁止，我們要先肯定她，然後想出合理的方式減少實驗的危險。我建議她不要讓孩子帶着情緒入睡，及時和孩子溝通，也可以為自己的過火行為道歉，讓孩子的情緒及時恢復平靜。

這種想“治”一下孩子的想法很普遍，父母有時會故意讓孩子難受，故意不去理她，期望等孩子反省。我們只需要想辦法去解決孩子的問題就可以了，沒有必要讓孩子不痛快。不知道孩子是否會因此改變，但至少會讓孩子的心靈留下一點陰影。每一次小陰影看起來好像都不起眼，但是積累多了，其結果就是很明顯的。是否幸福快樂，就在於每一天，每一件事情上。

每次都及時處理好孩子的情緒，孩子快樂了，慢慢地就成了幸福快樂的孩子。

不理睬孩子的不良情緒，任由情緒積累發酵，孩子的性格心理就逐漸扭曲，成了不幸福快樂的孩子。

我們不想給自己找不痛快，那麼何必要給孩子找不痛快呢？

着名散文理論家、蘇州大學教授范培松曾給我說過一個笑話，此笑話是作家陸文夫在世時說的。陸文夫多次說汪老頭很摶。陸文夫說，他們到北京開會，常要汪請客。汪總是說，沒有買到活魚，無法請。後來陸文夫他們摸準了汪曾祺的遁詞，就說“不要活魚”。可汪仍不肯請。看來汪老頭不肯請，可能還有“另有原因”。不過話說回來，還是俗語說得好，“好日子多重，廚子命窮”，汪肯定也有自己的難處。

“買不到活魚”，現在說來已是雅謔。不過汪曾祺確實是將生活藝術化的少數作家之一。他的小女兒汪朝說過一件事。汪朝說，過去她工廠的同事來，汪給人家開了門，朝里屋喊一聲：“汪朝，找你的！”之後就再也不露面了。她的同事說：“你爸爸架子真大。”汪朝警告老爺子，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。下次她的同事又來了，汪老頭不但打了招呼，還在廚房忙活了半天，結果端出一盤蜂蜜小蘿蔔來。蘿蔔削了皮，切成滾刀塊，上面插了牙籤。結果同事一個沒吃。汪朝抱怨說：“還不如削幾個蘋果，小蘿蔔也太不值錢了。”老頭還挺奇怪，不服氣地說：“蘋果有什么意思，這個多雅。”——“這個多雅”，這就是汪曾祺對待生活的方式。

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到北京訪問，汪曾祺在家給她安排了家宴。汪自己在《自得其樂》里說“聶華苓和保羅·安格爾夫婦到北京，在宴請了幾次後，不知誰忽發奇想，讓我在家里做幾個菜招待他們。我做了幾道菜，其中一道煮干絲，聶華苓吃得非常愜意，最後連一點湯都端起來喝掉了”。煮干絲是淮

讓我們先來看一份人生簡歷：他，1571年12月27日生於德國符騰堡魏爾，是7個月的早產兒。父親早年離家出走，母親脾氣極壞。他從小體弱多病，4歲時，天花在他臉上留下疤痕，猩紅熱使他的眼睛受損。他高度近視，一只手半殘，長得又瘦又矮。1601年，對他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恩師去世。1612年，他至愛的妻子去世。他一生窮困潦倒，1630年11月15日，年近花甲的他在索薪途中病逝于雷根斯堡。他，生於戰爭年代，一生在宗教動亂中艱難度過。厄運在他活着時不放過他，死後還緊隨着他，在“三十年戰爭”期間，他的墓地被對立派夷為平地，屍骨蕩然無存。

再來看另一份人生簡歷：他，勤奮努力，智力過人，一直靠獎學金求學。1587年，他進入杜賓根大學學習神學與數學。他是熱心宣傳哥白尼學說的天文學教授麥斯特林的得意門生。1591年，他獲得碩士學位。1594年，他應奧地利南部格拉茨的路德派高校之聘講授數學。1600年，他被聘請到布拉格近郊的邦拉基堡天文台，任第谷的助

手。1601年第谷去世後，他繼承了宮廷數學家的職位，繼續第谷未完成的工作。1612年，他移居奧地利的林茨，繼續研究天文學。後來，他發現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。他所提出的三大定律影響深遠，促成了牛頓導出萬有引力理論。

這兩份簡歷是同一個人留下的。他，就是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。

開普勒的一生，迭遭病魔、貧窮、宗教衝突和戰爭的困擾。但他把一切不幸都化作推動自己前進的動力，憑着自己對天文學客觀規律的執著追求和堅韌不拔的獻身精神，克服種種困難，摘取了科學的桂冠，被譽為“天空的立法者”。

古羅馬著名學者塞涅卡說：“真正的偉大，即在於以脆弱的凡人之軀而具有神性



雙色人生

作者：張前

的不可戰勝的力量。”這句話完全適用於開普勒。他正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赫拉克利斯，是一個坐着瓦罐漂渡重洋去完成神聖使命的人。

幸存者偏差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美英聯軍對德國展開了大轟炸。由於德國防空力量強大，美英空軍損失慘重，國防部找來飛機專家，要求研究戰鬥機受損情況，對飛機進行改進。專家們檢查了執

多年前，我在一家出版社兼職。當時只需工作半天，我卻沒像其他人那樣中午就回家。

老闆問了我很多次，是否願轉成全職，但我還沒準備好。最終，當我覺得自己可以全職工作時，我便和他談了，我想這次他不得不同意我提出的薪水要求。

他說出一個薪水數，我說“好”。回到自己的房間後，我想，其實我應該說“不”。可現在怎麼辦？剛答應又馬上反悔，老闆會怎麼想？可如果我現在不挽回，以後就更沒有重新談判的機會。於是，我還是走進老闆的辦公室。

“我意識到我同意了您給的薪水數額，”我說，“但實際上我對它並不滿意，想和您重新談談。”

“那麼，你覺得該是多少？”他問。我說了自己認為的合理工資，然後他同意了！就這樣，我雖然犯了個錯，但很快糾正了過來。

那次，我犯了什麼錯？和老闆展開第一次談話前，我並沒為自己設定足夠清晰的目標。如果我提前有一個明確的目標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於是，我得到了教訓：要設定目標。

目標，其實不必宏大。我們可能並沒意識到，在人生路上，我們也在一直設定着這

行任務歸來的飛機，發現所有返回的飛機機腹都遍布彈痕，但機翼卻完好無損。於是專家們推斷，機腹非常容易受到炮火攻擊，應該改進機腹的防護。

但美國國防部的一個統計學家卻認為，這證明被擊中機翼的飛機都墜落了，而僅僅被擊中機腹的飛機都返航了，應該加強防護的是機翼，而不是機腹。國防部採納了他的建議。事實證明，他才是對的。

統計學里將這類情況稱為“幸存者偏差”。

納西姆·尼古拉斯·塔勒布在《隨機漫步

狐狸一樣聰明

作者：多麗絲·奈斯比特

樣那樣的目標：按時起床，按時鍛煉，不吸煙……

但生活中的很多事，並不在乎你設定目標時有多堅定，而在乎你實現目標時有多聰明靈活。特

別是在你為目標努力、意外情況突然闖進來時，你就需要像只狐狸一樣，聰

慧而隨機應變。

這裡有一個將原本似已無解的危機轉化成機會的真實故事。

1912年，美國總統西奧多·羅斯福第三次參加總統競選，成千上萬的競選傳單被印製出來。那個年代，還沒有電視和收音機，很多無緣見他本人的人便通過閱讀傳單來選擇是否支持他。當然，傳單上有羅斯福的照片。但糟糕的是，印傳單時沒人注意到，照

片下方有一個尺寸很小的名字——喬治·莫菲特，照片的攝影師和版權所有人。

按照美國法律，莫菲特是有權決定是否使用這張照片的人，可羅斯福的競選管理人忘了徵得他的同意。現在，事情有點難辦了：或者燒掉已印好的數量衆多的傳單（這可能會導致輸掉大選）；或者花更多的錢重印，換上另一張照片，但因前一版傳單而被莫菲特起訴侵權；或者去找莫菲特，徵得他遲到的同意。到底該怎麼辦？

最後，羅斯福競選團隊的主管喬治·珀金斯，同時也是J.P.摩根銀行的合夥人，挽回了局面。他給莫菲特發了封電郵，告訴他“羅斯福的競選團隊打算在其成千上萬的傳單上，放一張莫菲特拍的羅斯福照片，這無疑是為莫菲特的攝影工作室作了一次大廣告”，並問莫菲特“願為此出多少廣告費”。

莫菲特回復，他願付250美元。羅斯福的競選主管當然同意了。

????就這樣，一個原本無比棘手、可能牽扯到法律和經濟事務的難題，被巧妙地化解了。這其中，無非是多了點狐狸般的聰明狡黠——從多個不同角度去想辦法。

舌尖上的汪曾祺

作者：苏北

意”。有一個著名的橋段，還是發生在朱德熙家里的。有一年，汪去看朱，朱不在，只有朱的兒子在家里搗鼓無線電。汪坐在客廳里等了半天，不見朱回來，忽然



荷華》中說“我一邊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，蠻懷

次香酥鷄請留學生們嘗嘗。”又說：“韓國人的鋪子里什麼作料都有，生抽王、鎮江醋、花椒、大料都有。甚至還有四川豆瓣醬和醬豆腐（都是台灣出的）。豆腐比國內的好，白、細、嫩而不碎。豆腐也是外國的好，真是怪事！”

住到五月花公寓的宿舍，也是先檢查炊具，不夠，又弄來一口小鍋和一口較深的平底鍋，這樣他便“可以對付”了。

在美國，他做了好幾次飯請留學生和其他國家的作家吃。他掌勺做了魚香肉絲、炒荷蘭豆、豆腐湯。平時在公寓生活，是他做菜，古華洗碗（他與古華住對門）。

在中秋節寫回來的一封信中，他說請了幾個作家吃飯，菜無非是茶葉蛋、拌扁豆、豆腐乾、土豆片、花生米。他還弄了一瓶瀘州大麴、一瓶威士忌，全喝光了。在另一封信中，他說請了台灣作家吃飯，做了滷鷄蛋、拌芹菜、白菜丸子湯、水煮牛肉，“吃得他們讚不絕口。”汪自己得意地說，“曹又方（台灣作家）抱了我一下，聶華苓說：‘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歡你’。”看看，老頭得意的，看來管住了女人的嘴，也就得到了女人的心。

他對美國的菜也是評三說四，他說：“美國的豬肉、鷄都便宜，但不香，蔬菜肥而味寡，大白菜煮不爛，魚較貴。”

看看，簡直就是一個跨國的廚子！這時的汪曾祺，也開始從中國吃到美國，吃向世界了。他的影響力，也從內地走向台灣，走向了華語世界的作家中。他的作品，在美國華文報紙上登出，他的書的版權轉授到台灣。他在台灣已經很有影響力了。

看看！這個汪老頭“並不是很摶”，其實是要有機緣的。

汪老頭在自己家吃得妙，吃得雅，在朋友家，他也是如此，可以說是很“隨意”，特別是在他自己認爲“可愛”的人家。但這種“隨意”，讓人很舒服。現在說起來，還特有風采，真成了“軼事”。

1987年，汪曾祺應安格爾和聶華苓之邀，到美國愛荷華參加“國際寫作計劃”。他經常到聶華苓家吃飯。聶華苓家的酒和冰塊放在什么地方，他都知道。有時去得早，聶在廚房忙活，安格爾在書房，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來。汪後來在《遙寄愛

這真有“訪戴不見，興盡而回”的意味，頗能見出汪曾祺的真性情。

在美國，汪曾祺依然是不忘吃喝。看來吃喝實乃人生一等大事。他剛到美國不久，去逛超市。“發現商店里什麼都有。蔬菜極新鮮，只是葱蒜皆缺辣味。肉類收拾得很乾淨，不貴。豬肉不香，鷄蛋炒着吃也不香。鷄據說怎麼做也不好吃。我不信。我想做一